

# 清澈的爱和钢铁般的信仰

——读程文胜诗集《金铜花瓣》

□ 丁晓平

## 读书有感

“诗歌从来都是最高级的文体，能使母语充满智慧和音乐性。一个国家和民族的价值观念和语言的流动性，都集中在民众广为流传的诗歌之中。诗把最美的词汇和表达创造出来，民族语言因此新鲜而不僵化。如果文学是一座高大的殿堂，诗歌便是穹顶上让阳光照耀大堂的天窗。”在程文胜新著诗集《金铜花瓣》的后记中，读到其对诗歌在文学上的文体地位、艺术价值的上述评论时，作为一个同样深深热爱诗歌、每每以诗人之名而自豪的作家，我仿佛此刻置身于文学殿堂举头仰望穹顶的天窗，看到一束灿烂的阳光照亮了自己青春的梦想——写诗，是一件多么美好的事情。

文胜是我的师兄，高我一届，在原解放军南京政治学院新闻系读书时就曾在著名文学期刊发表中篇小说。如今已经毕业30多年，他一直诗心未泯，在诗歌的花园中辛勤耕耘，坚持把这美好的事情做到底，成就《金铜花瓣》，百花齐放，芬芳四溢，令人钦慕又佩服。诚如文胜所言：“我写军旅诗是有读者目标指向性的，那就是为战士而歌，为关心支持国防和军队建设的人而歌。这个思想基点和逻辑起点，让我的创作远离玄幻和炫技，去追求一种现场感、画面感、动态感，直奔主题，直抒胸臆，尽力以一种中国式军事文艺的美学追求，寻求读者的共情共鸣。”对文胜的诗观，我深以为然。

在中国诗歌的版图中，军旅诗歌自古至今都占有极其重要的位置，且始终以强烈的爱国主义、英雄主义和铁血气概，成为历代军旅诗人与读者共情共鸣的情感基础和价值根本。文胜深谙中国军旅诗歌的优

良传统，所以他的诗歌创作始终天然地带有强军制胜的士兵味道和家国情怀，追求的正是新时代军人深植骨髓的“有灵魂、有本事、有血性、有品德”的当代价值。比如，在开篇诗作《谋兵未来战场》中，作为一名作战参谋的他向读者敞开心扉：“我的生活没有钢枪/没有蛇形移动/没有凌空敏捷的跳跃和呐喊/相比戈壁深处的迷彩森林/我更熟悉鼠标和按键/熟悉目标、参数、态势、沙盘/我是一名战略参谋/在和平安年代的机关里/我以另外一种方式亮剑/值守、处置、研判、胜算/结合孙子孙膑对话/静观战争迷雾在时代的夜幕中/时隐时现……”不用歌唱厉兵秣马，只在忧患中枕戈待旦，就“让一场未来的战争真实逼近/那一刻，我忽然愧为书生/忽然渴望哪粒变成一颗击发的子弹/宁鸣而死，不默而生……”这铿锵有力的诗句，如同强军的号角在军营的天空嘹亮地吹响。

文胜的思维敏捷又宽阔，情感细腻又丰富，军营生活中司空见惯的点点滴滴都能在他的心中如花般绽放出盎然的诗意，都能在他的笔下点石成金化作美丽的诗行。比如刺杀、冲锋、抢滩登陆、武装越野、红蓝对抗、兵棋推演、战歌、舰长的晚餐、迷彩服，等等，我们都能在他的诗歌中看到不一样的军营风情，体味出非同一般的战斗意境。《冲锋》中埋伏于高地的老班长那“对峙的眼神/如焊接的弧光般寒冷/形如金刚的血肉之躯/隐藏着柔软的部分”，而《狙击手》“一旦隐蔽，便如子弹压进枪膛/黑洞洞深不可测/一生的能量皆被压缩被禁锢/蓄势待发，深藏不露……让一次冷峻的奔跑/获得更持久的力量和方向感”。军营是歌声的海洋。《战歌》在文胜的诗歌中是“青春的嗓音/只瞄准一个音调/旋律和歌词服从于气势/气出丹田/不能冲上的高音/便是血脉偾张的吼/如同面向高地/炒起爆破筒迎着弹雨冲锋……江河一样滚滚奔流/正步与心跳/节奏和眼神/清澈的爱和钢铁般的信仰/每一声吼都激荡苍穹……”用心读来，不禁眼前一亮，心头也为一之。

摆在面前的《金铜花瓣》，分为强军号角、战旗如画、士兵宣言、红军制造、生活微

光、春天的歌唱6个篇章，就像6片带着露珠的金色花瓣，盛开在我们的面前，无粉饰，未雕琢，本色本味，甚至带着一丝青翠欲滴的稚嫩，但不可否认的是，文胜的诗歌中流淌着强大而绵长的红色基因。比如，在《草鞋勇士》《铜制烟锅》《松潘草地》《塔山阻击》《青春背影》《长津湖》《绑腿》《标语》《草鞋》《梭镖》《针线包》等作品中，诗人胸怀悲壮的虔诚和无限的敬仰，对革命战争年代的英雄表达了深切的怀念；在《三块弹片》《河谷里的誓言》《生命的高度》《飘向高原的歌谣》《连长和他的妻子》等作品中，诗人则怀揣深沉的忧患和无比的崇敬，对现实的军营和士兵唱响英雄的赞歌。在这些短小精悍的诗歌中，军魂如同照亮夜路的火把，在诗人的血液中熊熊燃烧，那是诗人深沉的爱和热切的追寻，也是诗人由家及国的心灵跃迁和匹夫有责的初心使命，“让血如钢水沸腾/脊梁如钢锭坚韧”。

“言者志之苗，行者文之根。”文胜的诗歌中也有他与众不同“风花雪月”，那是士兵的沙场雄风、战地黄花、爬冰卧雪和披星戴月。比如，在《士兵宣言》中，诗人写道：“我身上的每一块骨骼/也是制式的/雪山冰冻过的胫骨/炮火炙过的肩胛/还有倔强的头颅/不屈的脊梁/这使我的体魄更接近一名/凛冽威武的勇士”；在《今生的最高价值是做一正数》中，诗人这么写道：“我也是一个数字/一个简单得不能再简单的符号/我知道自身的卑微/但不会简单地生活/做一个成全他人的正数/而不是拖累别人的负数/是我今生的最高追求”；在《凡人英雄》中，诗人又写道：“我们心里总会装着这样的人/每当想起的时候/眼里总是湿湿的心里总是暖暖的/每当想起的时候/就会反复叮咛自己/今生今世啊/即使谁也不知我的姓名/也一定要做这样的/好人”。读着这样豁达、宁静、宽容的诗句，我们的心灵仿佛接受了一次洗礼。我们的思想怎能不被其触动，我们的行为又怎能不随之高尚起来呢？如此诗意的栖居，不正是人类崇尚的真善美吗？我相信，诗歌赐予我们生活中的微光，就是生命赋予我们的希望。

“少小虽非投笔吏，论功还欲请长缨。”

(据中国国防报)

## 新书架

### 《飘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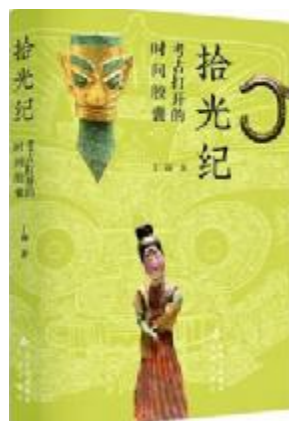
作者：荣进  
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  
内容简介：《飘扬》是一部以国旗诞生为主题的纪实文学作品。全书以国旗诞生背后的故事为主线，记述了从五星红旗最初的设计构思，到其进入国旗、国徽图案评选委员会，再到全国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一致通过以五星红旗为国旗的议案，最终被选定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的历史时刻。其中适时穿插新中国成立后的一些重要历史记忆，并讲述了与这些记忆相关的人物、事件及其背后的动人故事。

### 《花豹》



作者：北雁  
出版社：作家出版社  
内容简介：北雁中短篇小说集《花豹》收录了作者近年创作的9部中短篇小说，讲述了扎根云南乡村的各类人物故事。他们中有驻村干部、山村教师、乡村振兴工作队队员、回乡创业大学生，也有带领群众开展篮球运动的运动员、扎根农村的两代农业干部，代表着脱贫攻坚延伸到社会生活深处的触角神经。  
北雁的创作关注平凡人物的日常生活，擅长挖掘个体细微、具体的情感体验。小说没有将帮扶者塑造得无所不能，也没有将困难群众置于被动位置。而是从个体的日常生活与心理世界起笔，道出了驻村干部与村民间的浓情厚意，为脱贫攻坚留下一份珍贵的历史记忆。

### 《拾光纪》



作者：丁雨  
出版社：北京出版社  
内容简介：丁雨是讲故事的能手。先有《看展去》，继有《拾光纪》，后者是与前者风格一致的续篇，都是紧紧依傍考古学的知识，举重若轻，从容讲述展览中“物”与“人”的故事。  
《拾光纪》的副书名是“考古打开的时间胶囊”。考古打开的时间胶囊需要取得考古真经而又会讲故事的人向大众普及不易得了的知识点。向沉默的玉琮王叩问身世，于是从造型和纹饰里听到良渚王在远古发出的声音，我们便看见了诸多玉器中明里暗里显示着社会的权力结构。良渚王的墓葬中，琮、璧、钺一应俱全，正表明他的大权在握。宏伟的城池，壮丽的宫殿，发达的人工水系，当然不是靠良渚王一个人或一族人就能创制出来，而靠的是良渚人的团结一致和人群背后的组织力。

(据人民网)

# 沉浸式感知立体的鲁迅

□ 葛涛

6家鲁迅纪念馆。借助工作的机会，我时常在这些鲁迅纪念馆里调研学习，还与叶淑穗、庄钟庆、裘士雄、徐昭武等老专家们交流沟通。这些已过耄耋之年的老专家，都是几家鲁迅纪念馆的元老，他们无私提供个人珍藏的史料，热情地讲述纪念馆的发展历程，让我逐渐了解了6家鲁迅纪念馆的历史，还感受到几代鲁迅纪念馆职工对鲁迅先生的热爱，以及对鲁迅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珍视。

为鲁迅纪念馆“立传”的想法，逐渐在脑海里浮现、清晰，便有了这部《薪火相传：国内六家鲁迅纪念馆的历史和现状研究（1951—2016）》，旨在为普通读者和研究者多维度呈现鲁迅纪念馆的面貌和鲁迅研究资料。本书逐一梳理各馆在藏品征集与保管、学术研究、出版、展览、社会教育以及国际文化交流等方面的历史和现状。在介

绍文物、总结纪念馆特色的同时，也客观提出了工作建议。比如可以整合有关资源，建立互联网上的鲁迅纪念馆，推动鲁迅在中文网络中的传播；进一步发挥爱国主义教育基地作用，研发适合当代青少年心理的爱国主义教育课程。总之，要充分发挥出6家鲁迅纪念馆的社会作用，让鲁迅精神薪火相传，发扬光大。

书中还讲述了一些鲜为人知的鲁迅故事和文物。如鲁迅在1936年手写的赠阅瞿秋白所著《海上述林》的名单，其中“内地三”是指时任中共中央领导人毛泽东、周恩来和张闻天，从中可以感受到鲁迅与中国共产党人的友谊。再如，书中通过梳理带有周树人（鲁迅的本名）等6人签名的致沈从民的书信原件，指出这封写于1904年春的书信，是现存最早的鲁迅书信。

## 书边记事

北京鲁迅博物馆有着浓郁的鲁迅研究氛围。我到这里工作以后，通过一大批馆藏文物、历史照片等，越来越清晰地看到一位不同于课本中的鲁迅形象，更立体、更完整地理解鲁迅的一生。

1950年，许广平将保存下来的鲁迅遗物和鲁迅旧居捐献国家，而后在北京、上海、绍兴、厦门、广州和南京等地陆续建立

# 为什么要有图书馆？不仅让人获取知识，还促进着社会融合

□ 杨素秋

更名迭代的态势，以及近年来欧美一些图书馆因经费紧张相继关闭的新闻，我们可能发现：图书馆的功能，有时发挥得并不是那么顺畅。

然而，由此推导出图书馆日薄西山、结论、失之简单。我国现代意义上面向普通读者的公共图书馆发展至今不过100多年。如今，城市馆建相对成熟，乡村馆尚在起步，2020年我们基本完成全国县级图书馆的基础建设，确保每个区县至少有一座公立图书馆。目前，全国公共图书馆总数3000余家。相对于我们的人口基数，这个数量依然有很大缺口，很多人一生中从未享受到免费阅读的普惠。我们现在要做的是增益和优化，而不是关张。

而且，数量的达标只是基础建设的第一步，真正让图书馆发挥效用，还得把它的能量调动起来。

我走访过很多乡村图书室，不少房门紧闭，书柜蒙尘，仅存《鲤鱼养殖》《化肥使用》等编纂和印刷都比较简陋的册子，且没有翻阅的痕迹。看到这样缺少生气的图书室占据村舍一隅，当然会让

许多人觉得这个公共设施无用且过时。但倘若有一个真正把读者需求放在心上并积极建设者，则会变成另一番样子。我曾在西安东边的村镇遇到一位热情的干部。他不是专职，只是因为自己爱书，才义务做了图书管理员。他自己来挑选书籍，动脑筋做活动。那个房间并不大，陈设也简单，却有各种趣味绘本，吸引远近儿童在此欢聚。孩子们环绕着他，听他讲故事，和他一起做手工。突然见到这生动的特例，令人非常欣喜。图书馆需要更多这样的建设者。

目前来看，纸质书与电子书的观念争论，主要存在于大城市。人们总是习惯从自己熟悉的群体出发去思考问题，倘若生活在繁华区域，可能造成一种印象：人人都能便捷地下载电子书，电子书会撼动图书馆；而在小城、小镇和乡村，则很少有人持这种观点。

在我执教的学校，有相当多农村籍学生在中小学时期没接触过电子书。在小城镇和乡村，不是电子书撼动纸质书，而是纸质书阅读氛围尚未培养起来，电子书更是付之阙如。

在这样的地方，完全免费的公益图书馆怎么可能过时，简直是刚需。调研中，农村籍大学生普遍提到，村镇学校的体育器材和课外书都很少，文化生活局限于教材之内。其实，真正拉开农村与城市青少年教育差距的，正在于课外的文化生活。这使得农村学生进入大学之后，对于语言交际、社团活动、通识教育感到陌生和畏怯，进而影响了未来的职业表现。因此，在保障农村校园义务教育的基础上，我们要有意识地加大对农村“校园外”文化建设的力度，与艺术课程、文化馆、科技馆等文化资源的供给难度相比，图书馆相对成本可控、运营难度低，可将其作为最初的突破口，为农村青少年注入新鲜的营养剂。

紧闭蒙尘的书柜固然是公共资金的浪费，生动有趣的图书资源则可以使其重焕新生。如果我们能够把凋敝的空间建设成为优质的文化互动场所，乡村与城市在青少年教育上的差距将渐渐缩小。

我们已经看到了一些出色的案例。藏族青年久美在川西海拔3700米的塔公草原上自费兴建的纳朗玛图书馆，举办讲座和音乐会，让牧民孩子受益良多。也有一些企业，在南方乡村开设公益图书馆，农民们一开始拿着沾满泥巴的锄头在门口徘徊，不敢进去，后来也渐渐捧起书来阅读。

陕西省府谷县图书馆的很多创新做法也颇有启发。他们在银行大厅里设立“信用书吧”，银行里的书籍与总馆借通还，储户坐在等候区沙发上可以免费阅读、自助借还。在府谷县的偏远乡镇，借书可在网上下单，邮政快递便捎几本书，就解决了农村群众借书难的问题，打通了农村阅读的“最后一公里”。

回到城市，我们承认，现代科技对传统图书馆形成一定冲击。图书馆要想更好地为民众服务，要适时转变图书馆的现有形态。我们不必把公共图书馆的馆藏只理解为纸质图书，一个现代图书馆能够包含电子书库、音频视频资源，甚至VR（虚拟现实）游戏等知识载体。知识的介质可以多元，重要的是知识本

身是否能在公共空间里流动。我们还可以对图书馆的功能开更多的想象，比如作为公益学习中心，与高校课程展开整合，可以提供一些义务的咨询和帮助等。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尤其要关注的是公共性。一个免费开放的、共享知识的空间，更有益于全社会的文化公平。这也就是为什么图书馆是作为现代社会的一项制度而存在，就像法院和医院一样。

我在建设图书馆的过程中，遇到一些视障人士来馆内借助高科技设备听书，还有老年人在书法区临摹碑帖，手持毛笔站在书案之侧，在谈笑之中切磋技艺。他们告诉我，图书馆给他们带来很多方便。

可以肯定，在大都市中我们需要图书馆这样的公共空间加强社会成员之间的真实联系；在文化相对单调的乡村之间，我们也需要在校园之外为青少年提供更加丰富的精神生活。从这个意义上讲，图书馆不仅是获取知识的场所，还促进着社会的融合。

(据人民网)

## 编辑推荐

最近一年，人们总是会问我同一个问题：“世上为什么要有图书馆？”发问如此一致，是因为我出版了一本同名小书，而我并没有在书中直接给出答案。循着这样的发问，可能会萌生进一步的疑问：当今社会，图书馆真的有用吗？有人说：“图书馆固然有用，但现在过时了。电子书和多元媒介兴起，纸质书在走下坡路。因此，把公共文化服务资金投入图书馆建设，是开倒车。”乍一看，这种论调有些激进，有些唱衰或者泼冷水的意味。事实上，它有着部分合理性。如果我们关注新兴的多媒介阅读潮流，再结合高校图书馆院系